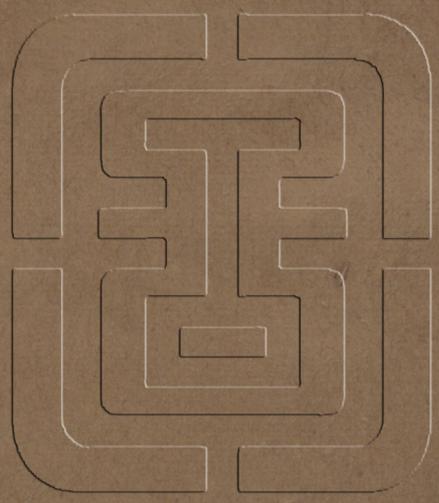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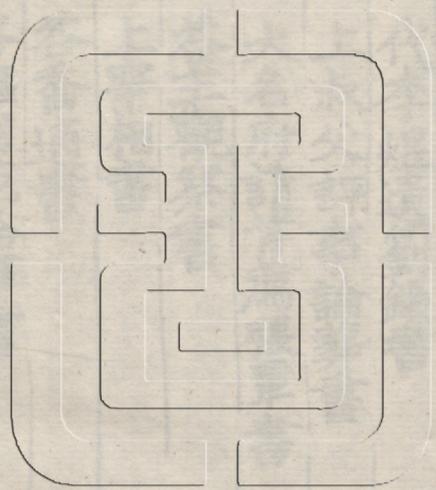
200!



皇朝文鑑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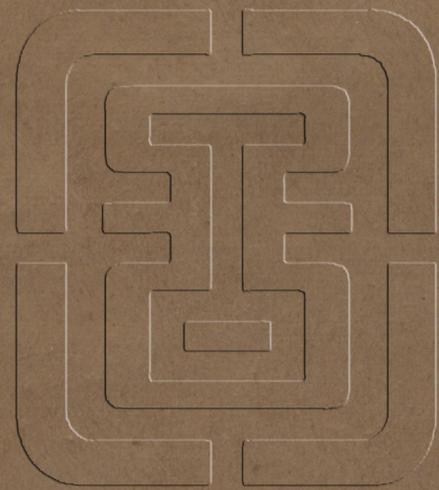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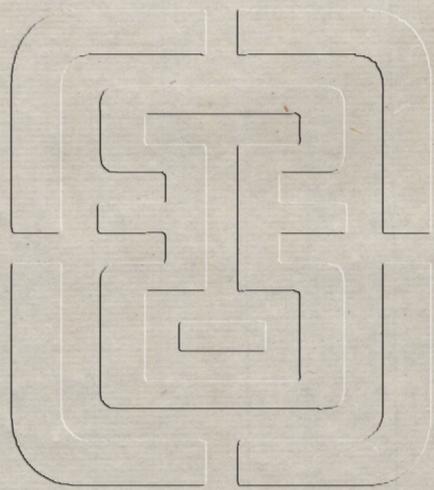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潘柳張張日務長先

依關誅錄錫齋務仲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大名府請首薦張單書

張詠

荅主觀察書

張詠

上宰相書

田錫

荅喬適書

田錫

荅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 佑

某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欵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便粵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聲申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素是以再寄

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必取為度矣見今黠闕大眾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弊邑以書復

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
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
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
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
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
必戰也彼有天立之北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
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
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

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
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常
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常事也盈
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
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
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
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
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
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
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

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劔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

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

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
逾於十萬矣况凡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
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
道進攻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
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又
或大朝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
數日而至城下矣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
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進退者步步
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
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

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
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
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
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
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
之禮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
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
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
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
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
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
帛朝聘之禮裁出于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
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喋血
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潜剛克高明
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耻而不爲哉况大朝

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
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
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

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
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
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
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柰何其可嚮邇幸而
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
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
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
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
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

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
求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愷之不得事足下
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
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愷之極言於此三
矣是爲臣者可以逃爲子者可以泣爲交友者亦
惆悵而遂絕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
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
革爲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

用于行之者也下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其
有利而從之矣開于葬事之間竊謂從于新塋不
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于彼
今將圖于新而棄于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
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
而不衰其爲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
之爲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爲二世之塋也親
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爲踈漸之理
明矣若今葬之于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不遠矣
何者舊域至開輩已視爲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

文鑑卷之二
為後者視之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者于開輩又
加遠矣其為開輩之後者即取近其為親也縱同塋
以葬之亦以踈而略矣况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
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即見其為開輩之後
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于新塋以每歲芟除之時
必多赴于今葬之所赴于舊域之地者必少矣縱
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于今葬者之新塋為比也
為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
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
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于舊域者有矣或

從仕于千萬里之外去鄉遙遠阻越江山家貧子
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
責其然也今幸不在于是事之中將不歸于舊域
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為
利而從之即開以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
祖而求利于身也果為利乎棄其祖為不孝求其
利于身為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于人陰陽
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不為利矣不若
以孝誠以求利之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
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

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若其塋域疇苟謂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觀而不顧至于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為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謂之地故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于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苟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即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

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去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于人苟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人求以利之即周公孔子欲利于人者道不足為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諭于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于道而長于開者即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首薦張覃書 張詠

昨日公府試罷群口騰議以其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

猶初授教時一家熙熙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
都也萬人畢詞謂之君子况郝馬魏之輩十年往
來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
計部旋遣將以某之文近覃之文未知覃之德遠
某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于觀聽惶恐惶恐抑
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今之取士也先以
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今之得士也衆藉其用克
歸於真故周設俊造車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察
衆善可進也迄于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
之非行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

易之典國家四海乂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
無上猶復仄席思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
明公以德行宏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
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
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
列卒得知言之地感遇忻慰通於骨髓因欲盡陳
其愚伏望愍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
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絕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
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殆於覃也性
復迂怪執行望於覃遠矣明公決以某為先是不

知羣之善行播某之惡也若立羣爲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乎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其若鬱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荅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筭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泊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爲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奕棊排象旋子斯實眇未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鞠引強擊射筭帖攘袂掣肘嗥呼爭贏有以壯臨軍之

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屢渴飲已冰之酒飢食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俊爲快不知勞筋爲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雜糝引前盤擊劔以電轉奔騎角觥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頽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魂時第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常遂成飲癖沃入膜內栖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癩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寔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爲瘡如斯之深又

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脇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搏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今則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闕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捨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爲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摩如坦途調濫之蹤泯然亡絕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凜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念略無避

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祛弟羸疴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脩尋闕報復諒不以爲慢而信爲感之深兄臨民有仁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矧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

海謚寧萬務整肅房杜功名之曄曄良平智略之
宏深比於是時不獨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
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欲聞謹直之言乎未喻
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僚輒陳管見不獨
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
見旒象對敷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
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
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
編修果廻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
盡夙心此皆相公施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

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閣門閣門有司未便收接
須俟相公台旨又取閣使拍揮往復審詳然後呈
進蓋有司稟奉之職理合宜然况臣子重慎之心
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捷奏之爰
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
達於聖聰亦先稟於台旨又今春二月六日復進
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閣使備言已奉台
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
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
閣而如此委曲不便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

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悞至尊自有常刑可以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稟相公指蹤其纒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閣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扃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斯在某受相公鈞鏐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人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某

既聞斯語實介鄙懷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爲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令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于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提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實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其今進雖奉書而退必焚藁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
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喜文固耳聞而心
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
息絕不行于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
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
塗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
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
背時遠名闊于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
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
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

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
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
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
之問則曰將學于今則成淺陋將學于古則懼不
得取名于世學宜何首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
解惑爲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
于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
于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于時者也何
足爲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
從事于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贛或謂之

爲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
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爲足下言之夫學
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
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
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
達云耳然而達于上也則爲賢公卿窮于下也則
爲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
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
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
達于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

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
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
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
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
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
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
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乎名樂聞于古而喜求于
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
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
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

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杏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礪砥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者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

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洪董仲舒用經義決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號戾園萬自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効也前代爲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爲之注解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

館閣讎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山川名号字之
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子於此書特經
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肯臆塗竄以合詞章則知文
選漢書高行教授經墳天典可廢講乎殊嘗竊志
茲說以悟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
蘊未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惠貺與侍
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召寘門
下樞鉉之隙與之論議且欲出其撰述質於大儒
辨正否臧以明公共齋盟披讀載欣以扞首見執
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事樂道尚賢之素末見

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敦懿規模宏廓元
元本本焯見天人明自乎誠覺先于後恤橫目之
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彥輔之重昂碩生
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悵見分陰細細素
之潭臭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微風
養萬物致隆平頌清廟躋天猷於羲昊紹丕績乎
衡旦斯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叅
於季孟私用澡軀靈府温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
主跂斯人之蒙潤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
屑以守黃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

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閣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祿薄今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今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乎此所以冒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二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庶乎

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 今聖人當天四賢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俟終喪而上則慮廟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蓋古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質之况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擬議以言之皆今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 相府居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 先帝之靈致 今上之美况聖賢存誠

以萬靈爲心以萬物爲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
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
聖賢共理使天下爲富爲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
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爲血爲
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
如周漢焉其衰也亦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
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于太平累聖之功豈
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不吳天下之理如循環
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
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

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
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
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
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曾未教則賢材
不充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
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聰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
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乘其隙矣賢材不
充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
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
家盤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爲富爲壽數

百年由今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爲血爲肉數百年亦今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爲者權也今天下久平脩理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亂天下今 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今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固邦本

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乱其華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絕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今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爲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取州縣之職則政多苟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

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卹游
墮不禁播執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
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
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爲民父母以困窮
其天下今朝廷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
者蓋思退人以禮不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
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
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錄自差京朝官外不
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縣若天下令

錄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
考以上可滿日循其資俸除錄事參軍則縣令中
昏邁常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蓋職官錄事參
軍不甚親民爲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
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別議
曠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
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錄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
大縣簿尉仍賜令錄之俸其曾任令錄有遇該恩
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頒此數條合入者鮮
然後委清望官於幕職判司簿尉中歷三考以上

具理績舉充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
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度從人便若此後諸
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
載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
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
生靈而行之為 國家盤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
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觀今之郡
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
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
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

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
人非緣囑而不薦貪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
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况 國家職制禁民越
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 國家仁不足以及物
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飡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
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撥禍苟且之弊積習
成風俾斯人之徒共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
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 聖朝有不救其
弊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
不欲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

例外同判同判兩任例外知州柰何在下之時飾
身脩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之愆于素時
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
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
鄭莊公伺共叔自弊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
曰履霜堅冰至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
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

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
爲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
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

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
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 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
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今郊禮之餘宜宣大
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
害黜幽陟明舒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
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
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
慶爲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
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憤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
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守之儀而遣

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
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
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
國之符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
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爲天下生靈行
之爲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芻蕘爲嫌而
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
動搖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 兩宮之聖臨軒
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茲以
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

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
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
後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
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
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爲累哉蓋
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黃共六民矣今又六
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
有不稽古而祿農有不竭力而饑工多竒器以敗
度商多竒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黃蕩而不
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

文淵百十一
二十五
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農不困乎仲淹謂穀帛之貴由其播藝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爲性以清淨爲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況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養者勿從其

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惇獨助孝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下官軍爲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之兵詎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產願還鄉里者可聽之稍省

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甸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剽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內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惰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招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內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

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不被什一之稅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豐財之本也又播藝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

乎今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
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
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執者以時以度勤
者墮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
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
也觀夫國風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
爲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
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
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
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今

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
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
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
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
則代不乏人今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
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
存誠暨于入官鮮於致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
人之流浮沉必矣至于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
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
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

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
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
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難
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
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別天下之望翕然
稱是其間所有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
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
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
經義者別加考試人必強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
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

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專其事躬之
以詩書禮樂辯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尉為邦
材况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
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
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
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
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
策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
貢舉之時申其隆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
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

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哉儻國家行此數
事若今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
虎噬無卅卅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
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
有何公之語者乎願 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
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
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於巖穴
草澤之士或節義勇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召之
禮以厚澆競之風 國家近年以來羔鴈弗降或
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孝廉之士適以為辱

何敦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公之則百
性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群謗不興衆心知
勸不若敦仍舊之制加獎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
多舉奏者許入錄事參軍錄事參軍多舉奏者許
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
法之志設使流內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
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執能或出
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
嚴革其弊高為之防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
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將材實邊郡使夷不亂

華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戎者將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衄邊不乏廩則城圍而不下狄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戎者將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衄圍之則下狄無疑畏乘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爲福在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質然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有名之將往往衰落豈無晚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謀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廩未

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四夷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于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 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弊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爲許下之戎日血十萬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爲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今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苟有英傑授亦何

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
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皆洞達
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今侯家子弟
蔑聞韜鈴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
乎今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
兵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
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
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
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
識可賜孫兵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

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
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
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衄城
圍而不下狄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廷可
高枕矣前代禦戎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
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
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
之軍更可增致足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
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為 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
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今

相府勞一夕之思絕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
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又曰民至于今受其賜管
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高當時賜及來
代况 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
無怨以絕亂之階者何哉蓋天下姦雄無代無之
或窮為夜舞或起為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
幸生靈之怨乎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今明
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冰或戚
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祿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

綱紀未脩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
之 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之際宜量其
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寇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
增朝廷之過啓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
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
路傳聞或緇黃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
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
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
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又土木之
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

民之弊故爲之而弗戒也仲淹謂帑藏之物出於
生靈 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
左藏矣復有內藏之名者所以爲軍國急難之備
非諂神佞佛之資也 國家祈天永命之道豈在
茲乎如洞真壽寧之官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
非天意警在 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
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
有爲之感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 一旦有倉卒之
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歛其可及乎
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謂府藏豐盈用不可

竭則日者黃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
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
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宮之不聽乎又文
武百官之祿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祿重或職
重祿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
豈 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
司之官差除頗異祿賜非輕何知弊而不言多養
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群胥培克無厭取怨四
海使 先帝寬財之命弗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
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

責課最朝受此職文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
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聖朝之意乎宜其別制
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
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勳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
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
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
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
乎非君危臣潛之朝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廢序
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 國家患之
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

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
恩不為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
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
况百司者 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戶牖咸在童孺
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剝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
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
玷鈞衡之公此則祿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脩
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
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難矣晉趙王倫石勒
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雄之人伺朝廷

之過乎又今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易怨擾則
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廩尚乏
苟有騷動饋運所艱武備未堅狄志可騁既撓之
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
羣小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冊之
有云抑亦耳目之可接也 我太祖皇帝 太宗
皇帝亦嘗有事四方勞於饋運而生靈不敢怨姦
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
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此生靈所不敢怨也
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伐四方動如山

壓况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士如雨此
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 今朝
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
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之
未病則苦口之藥鮮進焉國之未危則逆耳之言
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
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
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蓋佞人在矣直
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 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
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

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蓋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而天未絕故鑿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必使修省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于心弗脩于政漸盈于禍漸絕于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謂 國家之災由曆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苟天下有善則歸諸已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 聖朝黜

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保直臣斥佞人則 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辯試於行事人焉瘦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祿不幸親今亡矣 朝廷或怒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 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 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況盛明之代何事

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絕
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于今天下無敢衣者
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
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 皇朝
龍興典章一寬 眞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于此
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劓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
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
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
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絕斯民之寬
協 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

既平可壞其防也今王刑旣清王道可行此天下
士人爲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
知爲身蚤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爲歌爲頌
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
禮進逆耳之說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
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爲
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
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
也則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爲來代之鑒仲淹今日
之言願相府采其二爲 國家天下之益不願

後之史臣收于簡冊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
惟命以廟堂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
此書庶有一達於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
之至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皇朝文鑑卷第一百十三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游嵩山寺寄梅殿丞書

謝絳

與陳都官書

富弼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與尹師魯書

歐陽脩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脩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

嚮朝廷心如金石我 真宗皇帝命爲同姓待
以骨肉之親封爲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
降天子一等恩信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
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
銀繒帛之值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
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
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爲堯舜之俗此 真宗皇帝
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 今
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吊賻之禮以大王嗣守
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

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
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 朝廷中外莫不
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
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 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
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絕之乃不殺而
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
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
疆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
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吞噬死傷
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

天子遣仲淹經度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 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 朝廷於 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于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

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 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 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 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昔在唐末天下恟恟羣雄咆哮日

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
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
樂殺人者不可如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
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 太
祖皇帝應祈而生及歷試諸艱中外忻戴不血一
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
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
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

太宗皇帝聖神文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
縛 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為與契丹通好

受先大王貢禮自茲四海熙然同春今 皇帝坐
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
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
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
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
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 聖宗仁及
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
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
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

負殺傷甚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賀昔鄭人
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
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其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
事必誅將帥而下人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
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
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
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
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
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

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 皇帝有征無戰不
殺無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
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眾且蕃兵戰死者非有
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
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
王其可忽諸 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
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
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于
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眾大王如能
以愛民為意禮下 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

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 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

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 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國者 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憂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日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

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

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脩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措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情无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

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泣別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岳

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負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峯之行聖俞中春時遂往爲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爲山水遊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顏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十八里河翌日過緱氏閱遊嵩詩碑碑甚大而字未鐫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輟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是夕寢既興吏由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宮拜 真宗御容稍即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

却車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齋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精壯之際加有朋簪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道徑差平則腰輿以行漸崢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搗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矣迤邐至八仙壇三醉石徧視墨跡已無復存考乎三 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躑最溢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浣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下瞰群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挿翼不可到者

皆培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
祀碑故存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姓名于碑陰不
虞後代之譏其不典也碑之字无字處觀聖俞記
樂理國而下四人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
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
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畫詣東
峰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纖翳萬里在月子
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絕世間慮盤桓立清露
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
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憤褫帶環坐滿飲賦詩談

道間以謔劇灑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爲何
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
聞鼯鼠窮伎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
院邑大夫來迎其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穎
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
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少室之美非繇茲路
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得其狀自行七
十里出穎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邢和璞著
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大洞
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爲道士所占爨煙熏燎又塗

填其內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
峰勢危絕大抵相向如巧者爲之又峭壁有若四
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蓋薛老峰之比諸君疑
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
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
呂氏店馬上粗若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
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絕倒豈知道路之
阻長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
方飲于八節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未及此凡題名
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蓋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極
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崧輟一匝四百里可謂
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
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
之談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
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為文以質其事
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盲暢而辭密
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
章之偉歟復謂僕異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

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
初節迺以忠義見勗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
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
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
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今之人觀
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
聖人之心之所存矧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
陷爲小人謂讀書不爲人專以爲己也於是以爵
位爲梯身之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爲肥身之資
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

急之徑趨邪枉之門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
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爲後世之誚而不
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隸之猥亦或耻而不肯爲
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爲計之得已之勝吁可哀也
僕不佞自始讀書爲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
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
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爲君者不能
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
而共治其人人既和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
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

下之人奉以為報也是知古之為學者為人不為已也古之得位為君與為之佐者亦不為已而為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為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為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為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惡為市販奴隸之所不為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於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

而譽之又疑而勗僕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為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

設君相處僕于位

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苟不用吾說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甌還吾貧賤著書為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性其直如日月著于天蒿衡植于地日月可墮蒿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死偕死也捨

是必不為交游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
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絕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
僅見閩域其本 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
欲為一書以賀多事歿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
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
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
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
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

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
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
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
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于
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
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
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
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
間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
卑行其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

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于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

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又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

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
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
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十二歲甚者半歲而遷
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
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
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
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彰吾君有納諫之明
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憾不
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
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
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 脩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
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
乃知留舫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舫魯人長者有禮使
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深託

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
否焉乃作此行公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
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
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止兩程方
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
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
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脩行
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
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
有米麵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

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
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
之意若非他蓋懼責人大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
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
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
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
人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弟者此皆不知脩心也
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
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
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

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
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
此亦是不慣見人事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
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
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藉之無異有義君子
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
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
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詭人也幸今世用刑
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
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

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
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
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
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
每見前世有名入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
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
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
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戚戚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
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
然或傲逸狂辭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

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
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
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
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三

皇朝文鑒卷第一百十四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 脩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 脩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 脩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 洙

答張洞書

孫 復

上孔中丞書

石 介

答韓持國書

蘇 舜欽

與石推官書

歐陽脩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
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
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
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
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
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
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
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
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如前所陳

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
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
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
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
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
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
薄之矣世之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與圖
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
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
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

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 草爲鞠亦
皆有法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
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
則如母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
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
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
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
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
行堯舜周孔之道以此 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
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也亦猶是矣而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
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
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
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
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
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
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
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
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
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不雕

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歐陽 脩

前辱示書及文主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

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

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
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
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
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
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
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
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
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
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
進焉幸甚幸甚脩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脩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
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
簿於臺職最早一介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
政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
學喜辨是非真好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
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
令非疎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
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
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

介不爲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用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嘗爲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 太祖大怒裂其奏擲

殿陛上中令色不動挿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太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審知其可舉邪是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辨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迂上而言是也當 以辨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爲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爲主簿不任職則可請罷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爲天子司直之言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

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
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
及所爲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
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
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况今
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
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
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
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
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

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棐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
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
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銳蕃落
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
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
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
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

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銳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較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盜如此北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

曰其罪不至於極惡蓋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某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正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其獄視之若果以為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洙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

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為違戾耶茲事極微而洙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然者大吏持以前日王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黥之雖異日黥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

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所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決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形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洙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答其卒者此軍之大弊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

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
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
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
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可使反畏其
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群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
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
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
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
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
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
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
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
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得以諫名
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辯之今乃不能自
辯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帥之體
不當以事誅於部將是某凡辯論事可取直於天
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
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

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於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辭賦晞覘科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盛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揔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

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摘諸子之異端或則覺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撫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故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

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汚簡冊者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

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楊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

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俟四
十餘世僅二千年閭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
在於閭下也閭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
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閭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
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
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
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行臣
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
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
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

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
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閭下得明君
有大位為中丞適用而未聞有舉焉閭下在朝朝廷尚有姦
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
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閭下閭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
御史府尊其位重其任不與他府並舊有大夫則中丞亞大
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
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拂諫廢忠
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
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

玩兵棄戰暴形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
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
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
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
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
府之重其無與此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
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
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表
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

聲聞於天府決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
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
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機來登崇俊
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
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閣下尚稽太任也至是天
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某官為某官時忠鯁直
謹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
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某官位彌高身彌貴祿厚
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奕奕可炙手顧此勢力榮

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
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
鯁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事之積
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希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
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
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
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噫噫實繁
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
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
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

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
顏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群立指點
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
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
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
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群小
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
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懷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

問重增號絕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子之素所畏者也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顏色不敢議論時事隨眾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嫌疑之地不能

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掉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讎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頤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卹者幾稀矣故閉戶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况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可乎亦不可也既與人

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
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
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况親也義也識也不迫
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釀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
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
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
羸馬傲僕日棲棲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
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
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寬又無終日應
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

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
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迹公門有興則泛小
舟出盤閭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
銷憂薄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
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
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
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
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
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內自
得外有所適故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

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
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何
以盡友悌之道也况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
必使我尸轉溝壑肉饑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
嘗觀常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
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
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及安寧
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
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
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

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縷述今并此以達子華
予非躁而忤咄者察之

